

聲妓雅歌投壺有洛下之風焉今上卽旌或有勸其出者公曰明天子在位夔龍滿朝太平可立致吾得老於泉石足矣嘉靖癸巳十二月初六日病卒正寢距生天順辛巳三月二十七日得壽七十三歲元配王氏往在南宮病疫先卒矣是爲宏治甲寅三月二十六日生男子梧舉丁卯鄉試仕至覆山知縣女子適縣學生張瑜繼張氏嘉靖乙酉十月二十五日亦不幸卒生男子楓爲縣學生女子適邑人白學易並繼邢氏生男子女各三人男俱爲陰陽訓術科三女俱夭又有孫男女各十一人曾孫男六人嗚呼其亦可謂盛矣梧嘗從遊於予乃具世行告予曰將以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父母於城北新塋之兆願哀而爲之銘予與公同鄉舉時同舉者至是幾五十年凋謝殆盡然醇謹篤行有如御史公天不憖遺以範薄俗是豈獨袁氏之不幸也其銘曰龍泉發祥產茲英碩鹿鳴嘉賓載持教鐸多士奮庸教鐸之功考德序績遷於辟廡維彼辟廡羣賢之教銜鑑我持冰葉我守推轂憲臣公居其首巡閱都城清戎河南折豪剔蠹望之巖巖既倦而歸泉石是就桂芬蘭茁其樂孔覃維彼好德亦考終命史也作銘直而匪佞谷變石出揜之復定

射洪教諭文先生墓誌銘

翰林修撰武功康海撰

文云先生諱清字潔之醴泉人勤學好古一時英傳之士皆莫能及累試不售歲貢上禮部得請除蘇州訓導循循善教士子感焉乃後擢射洪教諭至則以所以教縣者教射洪皆風風乎有蘇湖之風值郭監之亂蜀方不寧先生在縣監保

障功至今人誦之其文武之略槩可見矣歸田十餘年非禮不動迺德益宏乃以癸巳六月十六日不起享年七十有六日月有時將葬先生於邑之良隅新兆其第四子舉人藻及其僮生員陳守成以進士張君汝楫狀來請銘其墓予聞先生名義方正光大心實慕之後於乾州會諸公言藻之文采過人私以爲必先生子也乃今見藻固足以知先生之懿德當不朽於世其焚券罷債請事鄉人仗義者亦能之而况先生哉其事繼母救羣弟皆輯轡以常蓋大君子之難事於呼此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士大夫尊而信之鄉人誦而法之不亦宜哉卒之日風雷之變酷暑若無天之於善人蓋若是益可以觀德矣先生初娶楊氏生子質朴承繼娶王氏生子藻英蔚蓋六子云女子四人皆歸名族良士孫男子八人宗堯宗舜宗禹宗湯宗正宗理孝郎百郎而又有孫女子九人曾孫男一人焉其允昌矣銘曰位弗滿德顯厥后巖巖科名子奄售九變之下土維厚君斯藏之福如轅子孫振振賢且懋世萬不數名以候先生之德胡不壽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八月乙酉二十日

處士張公合葬墓誌銘

楊爵 御史官

文云嘉靖辛卯歲五月二十四日東郭處士張公卒其子濟時爲四川江津縣尹聞訃哭奔其喪喪既終起知山東壽光縣僅一載嘉靖乙未八月十五日處士之配王氏卒濟又自壽光縣哭奔歸來踰年丙申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醴泉縣北一里許吉土是子濟新卜塋山濟請銘墓乃據王生漢

狀為德之處士諱敵字子克世居醴泉縣東郭中故里之士大夫重其行誼者號為東郭處士云 曾大父諱和甫大父諱翰父諱善仕直隸成安縣縣丞配曹氏生處士兄弟六人處士其季子也生而岐嶷嘗讀儒者書以首德與鄉飲禮力田守分忠信謙抑之行為州里所敬慕王夫人邑人通之女僉憲錦之女弟也秉德淑慎不尚容飾勤修婦職以相夫子生四子長子冲蚤逝次子即濟與子同舉進士其次曰洪曰澤女子一人適辛正孫男子今三人長榜次補次椿皆濟子孫女子今七人濟之始仕也處士與王皆以仁愛清謹飭其行風績之際猶以勤儉謙遜屬子孫則平生所得以守身正家者可見矣故濟歷宰繁邑輒能以德教入人之深孰非處士夫婦之善而榮贈之秩可坐待也處士生成化乙酉二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七王生是年三月十六日後處士四年而終為七十有一云銘曰九變嘉福涇水湯湯是鍾靈秀而為處士後嗣之昌是善地脉而為處士夫婦之藏嘉靖十五年歲在丙申十二月壬子二十二日

重修唐太宗廟碑

范文光 署縣事內江人

文云事不必有故也情不必有觸也然而君子感之矣夫學人考古論世讀其書有懷其人凡夫人之故國遺邱餘屋剩影無不敬歎慨慕况乎聲譽日月土藏初履發我九原之嘆者乎禮有唐文皇祠一區嗟乎故矣北面昭陵九變四照達於百里其為陪葬諸功臣墓平野曩曩嗟乎觸矣乃行者居者獨得昭陵六馬圖遂稱好事而市駿之主破屋蕭條執鞭

之臣游覽清冷何謂明良靈爽不及游景叔一片石哉文光以邠人師權事谷口瞻而三嘆爰命匠氏扶傾易朽飾彩塗丹殿前無餘瓦聞二時風雨有司望而豆焉失禮矣光增起獻屋三間遂諸功臣之賢者從祀廣庭有為十四人者曰李靖房元齡馬周岑文本温彦博蕭瑀高士廉魏徵長孫無忌李大亮孔穎達虞世南姚思廉尉遲敬德舉陪葬也有為二人者曰杜如晦褚遂良雖堯韭不存舉同功也有為一人者曰郭子儀雖非同事其時而墓于邑功于唐則皆文皇宣力臣也亦舉賢也文光甫上其狀諸上臺懷古情深同聲許諾乃禮成容進古圖像掀而得太宗影喜如天授因併勒石祠中嗟乎吾行其庭矣吾見其人矣春秋鐘鼓來集羣公君臣之間亦有以修其一德發其幽潛矣五日之緣千秋之感止矣

唐太宗象石刻

范文光刻

文云文光居邠嘗委長安道過谷口問太宗祠人不識為太宗也漫應曰唐王祠即及昭陵人亦應之曰秦王陵私心怪之以為帝矣何王之有然過奉天問乾陵人亦不知有高宗也亦應之曰武則天陵范子曰光今而後乃知小民之口勝史氏之筆多乎太宗雖帝要其功業者於為王時當隋季之亂出之膏火震以風雷一時奉唐家者獨此王耳故至今王之也實當年有以傳此名也然則人心所屬衆譽所歸雖帝王位號赫著人間斯民固有不從其尊者矣若夫金輪氏淫毒禍攘使異世下一杯之土且專其名君子聽之猶有禍心

之惡焉然高宗實不能夫特稱之曰則天陵所以愧後世之  
夫不能有其妻者雖掘地及泉骨可埋而名不許嗜其甚矣  
考亭涑水大儒聚筆然定不敢易帝而王去帝而后而小民  
直與之直奪之百世千秋萬人一舌先正爲春秋史外傳心  
豈知史外傳口民言可畏過者思之

太宗廟碑陰

按察使安成王振奇撰

文云醴泉縣之東北四十里許峰嶺阜設蛇蜒磅礴者九巖  
山也唐太宗效漢家先造山陵省子孫經營煩費因山爲陵  
後人爲廟祀於茲當時陪葬各墓諸王七嬪妃八公主二十  
有一宰相十有三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將軍以下六  
十有三諸蕃酋長歸順者琢石肖像十有四卽六駿亦得以

石肖形作贊而班之旌武功也宋游師雄因縣距陵廟遠以

石碑摹刻六駿帶箭之狀別建太宗廟於邑西門外其從祀

房梁文昭公杜萊成公李衛公郭忠武公因舊制也蜀內江  
范君文光博物君子也以邠州學博來署醴事謁昭陵廟慨  
然有弔古相議增馬高唐公周魏鄭公徵高申公士廉長孫  
趙公無忌李武陽公大亮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溫  
公彥博姚公思廉蕭公瑀同祀上之中丞練公公當賊亂之  
時毅然以風教爲己任屬予覆議予惟流寇蠢動迄今十有  
三載四聖相承非開皇仁壽大業義寧之末比東隅匪茹非  
江淮羣盜頽利仁果交訐比文臣督師非三箭定天山比乃  
無歲不動兵增餉卽失地喪師不卽時誅死事諸文武臣廟  
食京師鄉國武榜傳臚至貶試官以示旣重抑何隆遇哉設

使惟惟運籌羅馬翼護如衛公郭公節義不屈如高姚輩文  
學淵博敷奏詳明如魏馬溫蕭孔虞輩力佐中興如郭汾陽  
其隆常何如哉然而當時尚有生貶謫死仆碑之慘至今尚  
稽血食之典此忠臣義士所爲撫今愴昔而不勝仰天長嘆  
者也杜甫過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更詢寧戮  
辱賢路不崎嶇再過昭陵詩云陵寢盤空曲熊能守翠微而  
虞伯生題六駿云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至今  
誦之當年君臣相遇與文武兼資景象千載而下猶令人勃  
勃起舞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定國捍患貞觀諸君子實副之  
矣邇者三秦頻無年羣不律弄凶器屠保邊邑甚慘孰中谷  
口涇渭泔河開駭動無寧宇唐陵寢震驚幾絕伏臘享賴督  
府洪公陝撫練公決策闕外又以予視師叱馭行間克襄武  
功致三輔教寧得從容議課將是亦貞觀君臣所交孚而默  
慰者也繼自今其願以生扶唐室者默相我明使昭陵之鐵  
騎嘶風番酋之弓劍改月滌餘氛而張我武庶幾歆血營秉  
鬱鬱奔走於寢廟楹坵之間者爛然有餘寵矣予持此言申  
之練公公慨然曰此風教攸關急行之若其記之勒諸石予  
記之若此

封文林郎長治縣知縣蒞蒞公德輝合葬墓誌銘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文翔鳳撰文

文云着長治曰至天黨信河汾之果有教也求續經於子文  
子之門士以其言不墜匪子莫久我二人董金粟之石須矣  
文卿士白石囑與昭陵之鼎其杯之環九嶼而斧形封者會  
豐囑之尚墨焉揀邪文皇之有宇於道左風隊而漏痕如書

法特六駿之肖楚具石其恃長治否否生王死土之不相  
舊矣厥章之以附天屬神功之表其究樵牧之遠石轉而  
他之而動不章我幽之於地中而假若腕以章之五極之老  
編歸藏而宅萬古者其石之幽詣一杯之下而昭之且人類  
俱者則子之腕之能為章茲特鄉士唯唯虞震帝闕誠求毫  
之不克代戈三千郵之成秦且相顧五色帶無主而若乃欲  
我不隨其家世變而不替其恒厥貞士不忘其親於天裂地  
拆暇千歲之計棘難之不忘君其海來其海來我聞志必載  
世後將親詣于荷氏於醴泉有五世之澤矣潭高而澤會澤  
於其鄉已又對齊河五子而永吉其索之四也是稱選軒子而  
遂於其鄉之學不為爾獲之謀輕于足千樹之求而日手其  
求我之筮蒙而發告之其家訓則內財后王降德之篇弟子  
職先生早作之章焉之古士其若似又兼善老氏家言而乃  
羽人於方之外醴泉固向亦王嘉氏之所從種海上之祥也  
將無聞風之悅與子曰實以德隱避祭酒其社厥墟陳偕鹿  
門之匹其伯為文林公彌光夫尤實而有光輝者美其中以  
可大實生彌光而字德輝其建春承命子之義夫易之象以  
用晦而明故又自謂晦君子又建易德輝才諸生張令雅其  
神會且瞬息前驅矣其落羽甲午遂病脾不耐茶苦險論險  
編則病作痼病者三十年是天善息之以昇勞若海來耶廉  
他嗜特不檢其筆波後生聞鄉曲之耽競則揮眉久之直  
欲刮頰父耳垢振急展誦雖自苦握粟必百方以先道殮游  
士親以于歸醴泉自韓考功設禮官之科無復問津者士曰  
地絡之不克大誕霧其長焉之鋒良自格公曰其人其地心

謂若子之可探春於刻鉛之槩其乙卯舉與賢之書直子矜  
目之也不為聊溢背乙丑比進士破顏曰兒乃追我舌咽而  
挾戰里之封涂也其功我有士就好善祿食之長治長治附  
潞州之郭昔稱上黨曰其地弁中原而跨五形之上直與天  
竊其載版之員右全皆好善所為編掌圖之案上唯而翁真  
度欽恤使者至公曰兒其寧出於是令為請出而生之者以  
六人遼左軍興之例免所不逮士者六載矣公曰吏得之以  
廣誤而兒不為代白免是能為長不必能為師也令為請如  
格令苦盜其繼而係之屬事者刑書具軌愀弗乎公曰兒其  
寬生計之途生舒而盜良已豈必謹覆索之於荏苒之匿令  
即復通亡較博徒而贖其無銀儲者丁卯之役於關則誠之  
兒向昔之閱評人特一遇夫人三載而三夕之而子一目而  
將無病太速令人為審詳即摘落者至三四讀而撤院竟得  
士聞其為德于其里則號義田而社儲其應客座則祇用陰  
功勳代誰弄於若子為教父於其里則出谷之求生矣踐詐  
之單官以其子陳亦以士婦人孺人矣拜命而疾作其里之  
載號者殆千人陳孺人諸生講女姑陳嚴丞之良謹性不善  
願笑即趾戶不願也聊涉冊時舉以口授諸女孺諸女孺咸  
善人母矣生卒皆後公一年故其齒咸七十有一子伯為善  
諸生婦於諸生袁棟氏仲好善即長治君婦於諸生鄭驗龍  
氏再婦於諸生鄭攀龍氏庚婦於轄國中尉敬蘇為朱氏李  
樂善則門氏龍生原數勿氏王氏孫子八而為為善子者松  
齡栢齡岳齡也好善子者鶴齡延齡錫齡也樂善子者遐齡  
萬齡也君子之有數且詒厥會矣壽長治之好文卿士蓋自

其令聞之所品青蓮士其至文明堂時時欣誦前文師所表  
題稱說其膝肆竟命幽石之錄向弗習也門人李孝廉昌齡  
仁微善壽氏李萬年人而時問出過醴泉語余曰古之人與  
古之人也其軼行狀所未詳也良不暇載筆比子貴而過里  
人尚止以一僮往還故舊矧不欲以驟貴示故人至其自諸  
生至一命却狹邪絲肉之音弗使前文林其良艱文子曰嗟  
魯禮樂之國羣婢入而孔氏歌雉噫去先生聽男女之陰訟  
於勝國之社茲夷狄其人道而誨之且以漸士奚為者莞氏  
其戎首又奚二千幾百年而貞臣效儒莫之知救也故余謂  
正天下引必反人道而盡罷籍用宋楊簡氏法官跡所至則  
脫籍而之人嘗以語昌齡大稱善曰倘達願以聞諸朝肆李  
生為我道醴泉者翁有此行余教晉蓋先督狎游士故銘文

醴泉縣志卷十一

先賢

林其尉銘之日既以勤王議投羣公聞虜之薄都門者被逐  
遁日我其可以文適送馮少墟司空葬出西郊其夕歸為論  
次海來亦遊馮氏門并紀使史氏獲采焉銘曰天遐爾而高  
卑厥龍蛇蛻雙垂罰再守參厥以宅杯躬晦而明大厥來則  
諱之未萎

上九嶺山絕處詩石刻

范文光撰詩并行書

按其石似唐太宗廟碑末有宋吳說款識蓋為范文光磨去  
者

又按醴泉舊志無金石但有藝文今輯為金石一卷其文刻  
石者入金石并載全文以俟後人攷証又古人作金石志之  
例止載見存之碑此係縣志自當搜輯舊聞即已失之碑亦

金石錄集古錄諸書載其名目且錄歐陽修趙明誠說  
于下或殘碑剩碣復出于後者當可補其缺也

已上明石

國朝陳母楊太君墓志銘

王士正撰文

文云醴泉張子拱極余幸未禮聞所得士也一日執行述  
冊造余言其同譜陳四張者有母即世已歷年所今將窆墓  
門之石願錫誌言以垂不朽余久不擗管而重選張子之意  
讀即狀所臚列者編勒於左太君楊氏父故明孝廉郡丞諱  
作棟母則朱氏也太君幼稔即善病母情鄰婦乳之踰十齡  
跬步始健郡丞公授以女誠謂則畧上口具能曉解掛城治  
緝糴密完好以及舉組諸務不習而能且端觀寡言笑雅有

醴泉縣志卷十一

先賢

古女士風迫笄適四張父季玉公季玉幼失怙賴母鞠育伯  
兄篋家督日漸衰落太君於歸時郡丞公方宦於汾裝遣甚  
處比入門室廬頹毀茂菽蕭條太君安之無纖微帶芥意上  
奉尊璋下禮諸妯俱得其歡心季玉受經書慕歸寧燈佐讀  
夜分方罷乃得入費官為博士弟子員未幾析釜而炊菽積  
罄竭艱窘駢集太君體素屏弱幼不習操作及此乃身試勤  
瘁省蓄倉理井臼推布飛蓬執勞不懈姑聖善茹素佞佛季  
玉隻身貧乏營綜外務時違子舍太君潔爾朝膳馨爾夕殮  
一一供以十指色養備至俾季玉無尸饗之嗟聞恤不敷摺  
幾奉膳躬率子女啜糠飯戒勿令姑知斯夕起居扶掖務慙  
其意即中裙廁踰手自浣滌不他語姑常嘆曰幸哉有婦如  
此可謂孝矣獨是家益不支季玉遇窘迫往往取給奮其舉

凡醫理糾紛之區或入其門或出其門之沙蟲猿猴莫可究詰而太君亦不以爲懟舉子四張憐其岐嶷不群甫就擧就舅氏館肄業時而歸省命坐土銼傍難火夜作叩所誦習若何泊遊岸名譽籍甚益用敷厲不少寬假而姑以衰老寢疾藥餌梗燦殫力調護嘗終夜脇不貼席勞動踰度嗽血數升餘傑然就床褥間氣息綿緩猶時時遣問弗輟聞哭聲知姑已亡撫膺號慟數躍不能起乃擲宋自誦婦也而不視姑含殮死不瞑矣自是增劇語季玉曰妾畢世爲君家勞薪無恨唯是維也才其勉督之以濟於成言訖而終距姑亡日甫浹旬耳然太君仁孝出於天性往值父和承公病廢食指割臂肉投藥鑪內血猶湧起仲兄爲作到臂行紀其事引楊香搯虎爲比讀者讚歎嗚呼詎不甚賢矣哉太君生於明崇

興縣志卷之十一

至

順二年九月初十日終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四日男三殺早卒維丁卯亞魁廷邑庠生女二一適興平縣廩生高勳一適儒童郭如璞孫男三養禮養仁養義俱業儒葬於城西南先塋之北銘曰雙雲覆霜兮泔水潄潄葬此賢媛兮於彼南原我銘斯石兮千秋永安

文學張君墓誌銘

王士正撰文

文云康熙辛未予奉

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極文奇之既榜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進其父文學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予乃知張子之文行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故云按文學君諱

宇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母遷三原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其處不恐離析君爲諸生有聲而兄早歿視兄子純如己子久之純求析爨君勉徇其意亡何純盡蕩其產君召與共處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己產之半予之了無愠色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泉躬往視之月給薪米亡倦若亡前事者純死迎其家至醴泉共處如初爲兩孤畢婚娶罔黨稱之其孝友爲人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以橫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將出至城門爲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冥君獲免八謂天道云予讀范氏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穆彤事爲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而歟庸特書之以告博史君生口年月日卒口年月日娶申氏繼秦氏王氏喬氏子二拱極丁卯科舉人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孫四燭燦燦煥銘曰溫溫蔡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石與之悠久

贈大僕寺卿海來苟公墓表

白允謙撰文

文云陵川與敝邑同隸澤州相距二百里其官非甚賢有名率不相聞自醴泉苟君之來治陵川適余賜告之日今六載矣愷悌之聲從東北至者常溢於耳竊計君之賢當不日擢去而乃獨歷久次至於斯比吏途不飾既厚爲陵川之人稱幸屬聖天子特下詔虛省臺員闕慎簡親民之官余喜謂并

妻之辭表其先公墓道余不工文又坐朽疾遞謝再三願進  
於子因之請兼念君賢者不可以孤其指卒勉受狀而進  
之蓋君之先公苟公諱好善字若誠別號海來世家於陝之  
離泉高祖澤郡縣尉又尉齊河曾祖永吉遊於鄉學生子曰  
實以隱德稱祭酒於社實生晦吾公諱彌光為諸生積學弗  
嘗沒祀於庠用子貴贈文林郎子三伯為善仕和順令其仲  
則公也公生感母陳太孺人異夢從焉年受學穎卓別凡兒  
十四應童子試督學臧公詰以經書大義應對如流遂入博  
士籍壬子中鄉闈副卷直指舉公大賞異其文乙卯登賢書  
直指龍公以理學提獎復謁少墟馮先生與開開學本房楊  
修白先生誠之曰士人科第皆數世畜德而後成不可一旦  
驟棄前人之積既兩遭王父母憂又疊失偶家業中落然而  
砥行愈厲不以困約改節居平持己以義接人以禮端方峻  
潔中含渾厚處家庭間溫然敬讓未嘗以纖介自私自士論歸  
許焉至乙丑成進士起家長治令長治潞首邑地廣事繁非  
靡靡者所能勝任公政尚嚴明持法無少假借察有不便於  
民者務身先罷除之邑故產糶綿遺患莫支時楚璫竊柄上  
官多重利取媚者公立禦之不為應以蘇其困上官不能難  
邑舊有庫農之害歲會報若干人人復僉報津貼若干戶往  
往破其家甚或隕命公悉裁去易以吏之才良者仍刻石示  
久行而害息餘政率類是居二年民戴之若慈母戊辰以父  
憂去任百姓遮道攀留車輒不得發後仍立祠祀之抵里復  
值母憂及服除改令蘭陽蘭陽瀕大河水患無常公甫下車  
河口阡決漂沒千餘家公請命於上官多方救濟全活者甚

衆咸復此不登公竭盡心力廉食饑人使免流離又慮以口  
腹累民凡所需斗粟尺布皆市糴於鄰境不以絲粒版人民  
編安堵甲戌諸司上其行營道卓異第一乙亥遷糧南臺  
御史蘭陽人立祠祀之如長治人時南北征調繁興所在告  
病公有息民獨征一疏觸當事忌得旨切責未幾奉命防江  
才五日改守濟南會師臨城下公遂與城俱亡時已卯正月  
二日也崇禎十二年十二月望日葬於金溝之原抵今三十  
年矣而陵川君用循良茂績效於  
本朝嘗指顧晉豫河山數百里間公之南北兩祠相望血食  
而陵川君持公治譜鳴琴綏輯其衆聲施蔚如不墜  
天子之休命可謂能顯揚其先躅者矧遐歲  
覃恩誕敷褒贈之章行皇皇然貴於壘邱則公之生平得令  
子為不沒矣因為論次之具如其實以昭於鄉里信仁者必  
有後云

贈文林郎蒲城令張公三世墓表

袁陳珮撰文

文云往者壬子余伯仲並舉京兆仲藏張君領關中鄉薦走  
京師與我伯氏敦蘭譜之好余是以得熟習仲藏名比余籍  
殺池陽而仲藏先生已化為異物矣其孤民表於飲射讀法  
間旅進旅退余見其器宇凝重識量超遠因詢其所自知為  
仲藏之次子而嗣於乃兄海洋後者也越一年民表從袁君  
介帶鞬鞞肥進而言曰某兩世馬羸雖封識第無以表其阡  
恐其淹沒不傳敢以是為公請余曰噫嘻此非我之責也然  
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墜則

暨吾民而錫類孝于是亦為政之一端也矧吾家與張氏聚  
譜誼其敢謝不敏乎按張為著姓歷代多閩人指不勝屈其  
在秦者皆由象遷入又復分派於醴析源殊支俱各昌大其  
始居醴泉公後人雖失傳大約躬耕力穡有隱德者也歷數  
傳至贈滿城冷近山公諱偉績博學能文喜施與生一子即  
受之公諱以誠由選拔高第初宰蒲城多惠政遷淮安郡佐  
出守鳳陽調任括蒼為吾浙名太守

國朝分巡荆西道由邑宰而府丞而刺史由一史而  
監司勲名爛然皆著異績嘗楚西初入版圖兵民未輯公故  
儒者左秉彙釋右挾弓矢旦暮集舟師入山谷則介馬馳驅  
來往輒數百里宇下目為神人凡不逞之徒皆管去於是夜  
不大吹晝有絃歌公乃拊循咻煦日進官師耆老於庭諭以

吳興縣志卷五

聖

禍福曉以仁義漸摩以禮樂詩書而楚乃大治維時督撫諸  
大僚方將交章薦公期於太用公適自安恬退遂迄於考終  
嗟乎如受之公者固詩所謂允文允武易之所謂貞固足以  
幹事者歟元配趙贈孺人繼劉封孺人舉二子長海洋諱微  
聲由准貢入成均授布政司叅軍三任卒次海陵盛陳印仲藏  
公也少讀書目十行下試輒高等於諸博士中稱祭酒壬子  
舉於鄉揀選大令亦以未仕卒然仲藏意氣豪邁又復動止  
循矩矱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以佳公子為名孝廉抑然自下  
鄉里至今德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以故舉丈夫子三  
長民度火民表出繼海洋後季民瞻俱有聲太學克繼家風  
者也先後娶董齊兩夫人皆有壹範時人比仲藏夫婦為梁  
孟云余來也晚未能悉其選事聞之父老僉謂趙村張氏有

世德仲藏公尤能留其有餘維時海洋例儻非常不拘細儀  
未免為鄉人所敬憚曾幾何時形銷骨化苟非仲藏公有民  
表孰足為海洋昌其後哉嗚呼是亦可徵皇天輔德之明驗  
已今自近山公以下二世墳墓俱在石鼓趙村之東民表丐  
余文以表其墓苟非仁人孝子孰能念及此乎書有之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又可為民表進一箴矣錢塘裴陳珮述  
重修城隍廟碑

知縣裴陳珮撰文

文云邑之有城隍所以衛民也維神附焉衛民之神也凡省  
郡州邑皆有之其他靈神縱較著而惟城隍神為斯民主故  
民有水旱蝗域必禱焉有天札疫癘必禱焉有幽隱怪異及  
事之不得其平者必禱焉春秋以時享祀

吳興縣志卷五

聖

天子勅主厲靈祭其最與民親而與長吏相習者城隍神也  
雖曰幽明間隔而既已相習則洋洋在上愾乎如聞優乎如  
見精神相洽洽夢寐相告語者城隍神也余曩雖信其理未  
嘗徵其事今承乏醴泉誠有明驗大效而往往有不可舉以  
告人之處其敢忘神之默相乎哉噫城隍神爵里姓氏皆失  
傳而靈異為尤甚聞述者歲大疫道殣相望鬼夜哭疫厲竟  
作縣尉顧君大成虔禱於神者三日願以身殉青燐寂然災  
害遂息比余於戊寅秋七月之十三日履任值大旱禾穀盡  
槁再禱半旬即不得樹藝麥種矣薦飢之後人心皇皇余方  
抵任次日即步禱告虔一雨三日是時壽麥亦登次年麥大  
熟今歲仲夏將種禾又不雨倘秋禾不成雖麥熟無以待來  
稔余復且夕虔禱至半月密雲巨風終鮮雨澤遂於叩禱時

不覺大聲疾呼涕淚俱下是夜神入夢曰公雖激切其如民災不可挽何如不信來晨有明驗也余於夢中叩頭流血願乞降籍以資民福神曰是心可以告上帝矣遂別去次早余偕僚乘紳士復集廟庭正語及神異里胥忽來報曰夜方漏四下大吹甚縣治前後無疾暴亡者忽七人余曰噫嘻是乃神之所謂明驗也遂又焚牒上請午後即微雨次日大雨雨凡五晝夜四如沾足穀苗與蕎種皆入地而今秋刈穫已十分矣嗟乎是非神之爲民請命寧得家給戶足乃爾哉至若地方有疑獄余必禱於神旋即自有罹法免脫者神必束縛之使不遁去余出入必稟命於神余出境則境內之事悉籍神呵護焉以是兩年來得告無過者皆神默相之力也顧君大成率道紀宋冲元及五街城總鄉約若而人有感於神之靈異遂力新其廟貌以及兩廡鐘鼓樓不數月而輪奐聿新丹雘煥發其功不在前賢王鈞州下是烏可無文以紀之爲後勸哉維時五街城總爲杜麟徵高科高翔呂恒德董成元董捷劉圻來企堯白作福劉子英袁恭命鄭鳴麟等十二人鄉約馮侯爾唐張應召高可召張國琳景周來禮何復錦郭毓瑞鄭之揖尊若范張德聰王國傑徐天育等十三人皆鳩工庀材有功於神廟者也例得並書

重修關廟碑

知縣蔣騏昌撰文

文云乾隆戊子春

今皇帝以關聖威靈默相叠著神靈

詔加封爲忠義神勇靈佑大帝且令廟祀者咸美其棟宇無

或不虔與至重也已亥歲騏昌承乏醴邑越明年庚子仲春敬修祀典見有大帝廟在城東北隅雖榱桷尚存而輪奐勿崇欄楯欹側卽欲爲闢新之計以其時未收穫恐重煩民力未果按邑乘有重修碑記今已無存其重修姓氏年日不可考越三月麥秋大稔閭里阜寧紳庶籲請值此時和年豐宜修舉典禮茲廟所以安神靈也且往年恭逢

萬壽今節官吏於此申祝釐之忱今歲八月恭值我

皇上七旬衍慶率土歡騰是增壽之舉尤弗可以少緩乃從

其請囑邑尉續君五美於孟秋訖吉鳩工庀材墊庫夷隘以

正殿之前楹棟梁頽落也爰撤而新之其兩廡臨期用葺礎

爲牆屋體未協也爰建六楹以輔之其戟門之內隙地尚多

也亦構廊屋十間以稱之他如開通門疏廣昨象設崇麗丹

至一新八月上落落成越二日騏昌偕官斯士者敬效嵩呼

成禮而退續尉復以碑記爲請余雖弗文亦焉敢辭因爲志

其緣起如此俾後之人有所徵信焉若夫大帝生平秉浩然

之氣光明正直歿爲明神祐國福民歷萬古而不朽者昔人

論之詳矣故不復書

已上

國朝石

右金石章終

醴泉縣志卷十一終

醴泉縣知縣蔣駟昌

陽湖孫星衍同撰

舊聞第十六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厲王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葦車四十乘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後漢書順陽懷侯嘉傳建武二年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

萬攻嘉嘉與戰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所錄事略以時代先後為次不以書名

又馮異傳時赤眉雖降寇猶盛據谷口

又安帝紀永初五年三月徙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詔北地徙

池陽

魚豢典略馬騰字壽成茂陵人後也獻帝初平中拜征東偏

將軍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久乏求就穀于池陽遂移屯長

平岸頭而王丞攻騰營出無備遂破西走不復來東

按舊志錄王莽傳池陽山人景事考前漢有谷口縣時池陽

不兼縣境故不取

晉書劉曜載記永嘉四年曜攻陷池陽

又劉允自上却將攻石生于長安戎夷皆起應允允次于仲橋

又前秦載記孔特起池陽眾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將軍桓溫

中軍殷浩請救

又符堅載記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

群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允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

汧雍十五萬戶于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盤石之宗

又後秦載記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起白

狼建義地元距却之

十六國春秋丞相雄與清河王誌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

雄克池陽斬孔特

宋書盛宏之傳勃勃為太子赫連瓊率眾三萬襲長安宏之領

步騎五千於池陽破之

新唐書武德四年帝獵于九峻

劉昫唐書閻立德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管昭

陵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

唐會要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

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工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峻山

孤聳迥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

于九峻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

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

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

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窆安之時喪事無缺凡功臣密戚請

陪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上若父祖陪陵

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又昭陵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山舍供養如平

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舊山陵使閻立德

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承奉與前事不同謹

按故事惟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

道固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奏請乃

依奏

范相禹唐鑑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

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管人願勿以邱壘勞費天下因  
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與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  
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  
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  
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  
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  
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世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木為陵容棺而

已新唐書事  
同不詳

昭陵志太宗葬文德后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陵後歐  
陽詢書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坐此宋游景叔所題  
云得之唐園林記者是也景叔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余剛

度觀之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馬圍撫腕八馬相如鼻語東

第一西第二則三蹄立而前左一足作跑勢如索水草有嘶聲

餘三絕塵西奔香鬃錦帶飄飄怒起猶想見其爾雲掣雷時也

其石高可四尺馬軀可三尺雖半刻而稜稜露骨西第三石已

仆五馬亦多斷裂然氣不彫喪趙子函乃疑非唐時物謬矣舊

正所謂馬圍挽箭者乃  
邱行恭也昭陵志誤

劉昫唐書永徽二年四月乙酉秋獻昭獻二陵令從五品丞從

八品

新唐書公主傳襄城公主永徽二年高宗遣工部侍郎邱行

淹馳驛弔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送柩

又永徽六年正月壬申朔親謁昭陵曲赦醴泉縣民放今年租  
賦陵所宿衛將軍郎將進爵一等陵令丞加階賜物甲戌至自

昭陵建佛寺於陵側

侯曰唐顏錄唐長孫元同幼有機辯永徽中在京會宴眾因云

醴泉去京不遠百里遂行毒須遠配流一人乃云若令配流

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毒元同云若令元同安置必令得所

諸人問之答曰但行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眾皆歡笑

邵伯溫見聞後錄天下有冤者許哭于昭陵之下

劉昫唐書顯慶三年冬十一月鴻臚卿蕭嗣業於石園取雀

至獻於昭陵

又突厥傳阿史那忠賀魯被拘執謂蕭嗣業曰舊聞漢法殺人

皆於都市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于先帝高宗聞而怒

之及俘賀魯令獻于昭陵詔特免死

又吐蕃傳高宗授弄讚為駙馬都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

闕之下

又林邑傳太宗崩詔于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于昭陵元闕

之前

又高昌傳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元闕之下

又吐谷渾傳太宗崩刻石圖諾曷鉢之形列于昭陵元闕之下

又焉耆傳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龍突騎支之形列于元闕之

下

又龜茲傳以訶黎布有失畢為左武翊衛中郎將太宗葬昭陵

乃刻石像其形列于元闕之前

又于闐傳其王伏闕信拜右饒衛大將軍太宗葬昭陵刻石像

其形列于元闕之下

按史載李勣秦瓊等築墳刻石事見陪塋名位下今不復錄

又狄仁傑傳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  
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  
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曰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林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林柏殺一將軍千載之  
後謂陛下何如主

吐蕃傳永泰元年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之衆南犯王  
畿吐蕃移營於醴泉縣九嶷山北因攻掠醴泉京城大駭

柳義常侍言旨天寶初有范氏居者知能知人休咎顏魯公尉  
醴泉詣范君問命曰神巫某官階盡五品否居曰幾隣于一品  
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  
郎某之望滿矣范指坐上紫絲布食簞曰顏郎于衫色如此其  
功勞名節皆稱是云

冥祥記

五

冥祥記貞觀中邑人楊師操以藍田尉解任躬耕而天性躁急  
喜談人過事無大小卽訟於官縣令裴墨墨厭其煩瑣或不爲  
理操卽上表告天嘗謂人曰吾嘗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第人少  
侵我卽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見青衣白馬人從  
東來云東陽大監召汝須臾不見操遂忽仆卽至東陽都錄處  
會府君未敢徇操私行曹司皆布几案床席囚徒帶枷鎖坐立  
行住不可計再向東行有極小孔中見小星流出臭烟觸鼻兩  
人手把鐵棒修理獄門操問此何所云是猛火獄有楊師操持  
戒不令武健嚴酷欲遣入此操遂叩頭悲啼自陳名姓懇求在  
方便復告云汝但頓生愧悔改惡徙善兼能戒葷酒禮空王卽  
往生他處操依言發願獲放還魂死三日復活  
勸善書唐徐善才醴泉人堅持齋素好誦觀音經武德二年冬

爲寇所獲寇次第殺人將至善才善才唯念觀音力刀下於頭  
禱不復覺時日方西至夜半覺身坐樹枝上天清月朗裸身東  
行三里道拾糞又一里拾桃棗得救饑寒饑急行五十里倦休  
大樹下瞑目誦經忽狼至前自念避寇逢狼死不免矣高誦經  
咒而狼遂遠竟得歸鄰里驚嘆

又唐梁山釋文德醴泉人形質修偉志操貞潔時歲凶有疫癘  
廣勸持誦用其言者果得免否則災禍及身

又遺俗者不知何許人亦不測所遊嘗止醴泉山中誦法華經  
貞觀間因病將終告其友慧郭曰吾死十年後試發觀之若吾  
舌朽滅是誦念無功若如存者爲建一塔取信僧俗言訖終將  
十年如其言發之血肉都盡惟舌尚存闕邑善信僉其讚嘆乃  
函舌本起塔于甘谷崖上

劉响唐書

六

劉响唐書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壬寅蜀昭陵  
又開元二十四年夏六月丙午醴泉妖人劉志誠率衆爲亂將  
趣京城咸陽官吏燒便橋以斷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盡擒斬  
之  
冊府元龜天寶九載昭陵垂甘露  
新唐書郭子儀傳懷恩說吐蕃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  
泉奉天京師大震  
劉响唐書顏杲卿傳祿山遣蔣欽湊高遵率衆五千守土門杲  
卿令參軍馮虔程萬德等殺欽湊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趨和  
馮虔萬德伏兵于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  
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左右馳  
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謂是賊不

與之須臾又見與乾祐國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劉昫唐書永泰元年懷讓客將尚器息磨尚悉東贊等寇奉天

昭陵志高力士于太宗陵寢宮見小椀一柞木梳一黑角篋子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首建義旗新王皇極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力士趨入捧跪上上奉蕭敬如不可勝日夜光之珠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命史官書之冊

劉昫唐書李懷光傳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敗泚軍于醴泉

又韓游瓌傳游瓌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州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

又貞元十四年四月乙丑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瑗為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為火所焚至景獻昭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據關補造

會要元和九年左金吾韓大將軍郭劍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救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有可許其種植

劉昫唐書元和十一年正月甲申盜焚斷建陵門戟

柳宗元河東集陳京行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共議宰相承而

風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

嚴足以有奉吾敢觀其私者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八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

新唐書姜慶初會修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連門太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諫

五代史溫韜傳茂貞降梁改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石室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閑麗不異人間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世家舊事願到醴泉改葬少師求得少師綠玉枕于四翁汝和家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于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子侯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為族中群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願過邑去少師時已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

音柳婦多持香茶祈釐于家因指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又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願少師常到宛然如舊舊諸門房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名達問欲得宅否先公荅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後十年再到則已為四翁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屋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願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

左編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姓二十四月而生嘗醉于甘河會二人披髮被氈王異之從而懇請投修直口訣再遇于醴泉師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傳教

又宋時有孟氏者邑人勤於修行一且語其夫曰可急召親鄰  
送我須史空中幡幢擁簇氏遂騰空而去

舊志元泰定四年醴泉旱

明史洪武三年遣使祭唐太宗昭陵御製祝文遣之以白金二  
十五兩具祭物四年復遣使致祭置碑一刊祭期及牲帛之數  
命有司守之設陵戶二人守視復定制每三年出祝文香帛傳  
遣太常寺樂舞生敬責命有司致祭每歲祀用仲春仲秋朔  
舊志應夢寺有石相傳以為殞星不可動萬歷甲戌歲有胡僧  
見之曰此文星也宜置寺前人疑其言明年乙亥二月二日里  
諸生祭而掘之入地四尺果掘獲之寺前歲歲祭享後里人  
郭玉柱于東鄉得一石亦曰殞星書院

又洪武間縣人郭馬兒携米山上海發賸陵入行數里昏黑無

親懼而趨出或禽送白縣縣官王因謂陵口然燭入至一所見

石几上有金筆管私納諸袖歸視之有鏤字云洪武年月日郭

馬兒劫墓王知縣盜筆責天罰書

又舊縣太宗廟前有巨碑邑令張君欲鑄去思磨其文移至今

縣而碑不動及人衆迅力牽輓移至縣南門外太宗新廟前軸

折不可行不得已仍豎廟前今止存碑額過唐論三大字字頗

類蘇端明筆法

又明有張僊寶雞人好跳足人因呼赤脚張宣德間常醉飲醴

泉市與劉韓二人善不知所終

又嘉靖中知縣馬雲雷毀舊城不協于衆

續志云郭子儀墓碑質刻也明巡察某按部至醴詰其知縣句

願對以有碑乃潛製碑而刻之

舊志性玉應夢寺僧勤修苦行成化間關中大饑民多逃竄  
曠之聞時玉亦雲遊縣入遇玉于山中有二虎隨行見人輒欲  
噬玉戒之曰猫休無禮此舊處樹越也虎伏不動人今傳之

又馬象乾字貞一遼精易學嘗告徵驗人呼為馬神仙啓禱問

往來醴泉與諸生高冲虛劉空白友善一日挾紙錢訪空白空

白訝問何為答曰吾將弔一亡友權寄此因留宿與空白劇談

一夜詰朝辭去數日空白竟得疾死

又世傳老子出函谷時曾流寓縣南二十里外修煉其處因號

李遊邨建老君廟嘉靖中有薛氏者築坦廟創掘地得汞無數

人以此為驗云

又縣人魏四小字大牛弟進字小牛兄弟與衆採木於南山遇

虎輒噬大牛衆驚走大牛舉兩手持虎吻急呼小牛小牛持木

椽擊虎虎不動大牛又呼小牛舉刀小牛皇急忘腰間刀大牛

指刀逆舉刀殺虎兄弟獲全好事者為立關虎廟

又萬歷丁亥戊子歲連饑餓殍盈野疫時大行盜賊竊發是歲

莫菁獨盛民取食舍全活知縣沈夢斗嚴法緝盜盜以斷息

又庚子二月二日夜初漏黑風西北起天地解冥邨社有迷路

墮井者

又癸卯二虎出泔北

又丙午蟲害麥惟已谷嚴谷雨水灌注存麥數偃知縣賈應奎

刈其麥報上司為催科証諸生董爭之死杖下

又丙辰山水暴發泔河以北盧舍飄沒田皆砂石無木東北鄰

地坵寬窄不等或長數里至今未合

又丁巳蝗從東南來泔北禾盡傷蝻生次年併無麥

又戊午六月涇水漲溺人

又天啓癸亥索村董氏柱下忽開蓮花一朶後半月落

又甲子七月大風雷兩陶堡村地陷濶二丈深數尺長數里

又丁卯老軍營方士名家豬產象

又崇禎己巳三月四月雨數十日米斗米價三錢道墟相望邑

西郭氏及荀氏施席掩骸

又甲戌二月雨灰狀若竹葉如是數日各邑皆然

又乙亥兵荒百物價貴榆皮盡食有拾野茨芥葉及石麩以食

者

又辛未清明日怪風拔木撒屋

又乙亥夏仲十三日風秋冬不雨流賊且奪農時明年丙子無

麥六月酷熱二十餘日人多渴死八月淫雨傷稼又狼出遍地

食人至踰垣升屋

又丁丑夏仲十三日大風拔木越癸未甲申即有李闖入寇之

難

又庚辰秋大旱十月粟日貴斗米三錢至次年春十倍其直絕

羅罷市木皮石麩皆食盡父子夫婦相割喉道殣重積十死八

九

又建陵下三四里石上有足跡長尺六寸俗傳仙跡

又老君營有蝎子聚動土蝎出不動即無

又方山有唐王馬跑泉泉瀉處似馬跡

又百家柳舊有御井上立小石塔一坐至今堙塞人不敢開

又俗傳縣中舊有十二景一紫荆奕葉二白鵲蜚聲三六駿夜

嘶四石鼓晨鳴五三手醉市六老子丹城七白渠沃葉八清梵

摩雲九嶼南春色十泔北秋容十一瑞湫神授十二玉液天成

續志俗傳薄太后醴泉人也故以名村村所建塔乃文帝望母

塔也余按漢書后父吳人私通于魏宗女嫗而生后后以故入

魏豹宮中後為漢高祖所得其非醴泉人可知后父死于山陰

遂葬之后母當文帝未即位而先死葬櫟陽北今臨潼縣志

墓文帝即位封后父文靈侯后母文靈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以下守冢上食其所葬之地即今村未可知蓋秦郡縣天

下分界極廣漢初北山前者名惟咸陽櫟陽二邑高祖五年置

長安惠帝四年置池陽此漢書地理志元和志又云惠帝改涇陽為池陽未知孰是文帝後

三年置谷口斯愈狹矣但無明文不能臆斷塔自佛教入中國

西漢所無也

又釋寂知不傳其鄉貫姓氏任文明寺三十餘年日食一餐不

嘗鹽菜不謂經拜佛惟以種栢為事所種逾八九百株年八十

無疾而終邑人建塔以葬號泊和尚

又醴泉不知蠶織巡撫陳刊養蠶之法令有司親歷鄉都勸以

蠶事時南鄉監生金緒聲倡率其役有北鄉訖突都鄉約趙璋

妻劉氏自織成細縵婦爭效之適山西民能織路紬者至縣生

員袁維城監生袁孫魯致于家自是傳播漸廣

又醴泉士惻惻自持文行皆不敢留憾比戶務農但其土瘠養

寡故民多窮困經商者或至四川或走甘肅販鬻之物雖日用

之需不能備善者合縣多屢世同居有均力合作之風若王

嗜張乃恕陳理王廷彥張良琰等或五世六世七世猶同爨焉

醴泉縣志卷第廿二終

醴泉縣知縣蔣騏昌

陽湖孫星衍同撰

藝文第十七

制詞十五首

康熙七年五月祭唐太宗昭陵制

自古歷代帝王繼天立極功德並隆治統道統昭垂奕世朕受天眷命紹續丕基庶政方新前徵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爰昭殷薦之忱率備欽崇之禮伏惟格歆尚其鑒養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受天顯命繼道統而新治統聖賢代起先後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朕誕膺眷祐臨制萬方掃滅兇殘廓清區宇告功古后殷禮肇稱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爰修禋祀之誠用展景行之志仰企明靈尚其鑒養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受天明命御歷膺圖時代雖殊而繼治同道後先一揆朕承眷祐臨制萬方稽古禮文肅修祀事茲以皇祖妣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神主升祔太廟禮成特遣耑官代將牲帛虔修禋祀之典用抒景行之忱仰冀明靈鑒茲誠悃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出治道法兼隆莫不慈惠嘉師覃恩遐邇朕勤恤民依永期殷阜邇年以來郡縣水旱間告年穀歉登蚤夜

我深切軫念用是專官秩祀為民祈福冀靈爽之默贊神樂利於羣生尚鑒精忱俯垂歆格

康熙三十六年八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受天景命制治綏猷必禁暴除殘以又安黎庶緬懷往烈道實同符朕欽承帝祉臨御九圖茲以狡寇跳梁親征漠北蕩滌寇氛廓清邊徼永消兵革以與普天率土樂育太和敬遣耑官代將牲帛昭告古先哲後虔修禋祀式彰安攘之模用展景行之志仰企明靈俯垂鑒養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立極出震承乾莫不道洽寰區仁周遐邇朕欽承丕緒撫馭兆民思致時雍常敷揚勵歷茲四十餘載今歲適屆五旬宵旰兢兢無敢暇逸漸致民生康阜世運昇平頃因黃淮告成親行巡歷再授方畧善後是期觀民志之歡欣滋朕心之軫恤適回鑿馭大沛恩膏用遣耑官敬修祀典冀默贊邦隆之治益宏仁壽之休尚鑒精忱俯垂昭格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祭昭陵制

朕勤求上理撫育羣生巡行雖歷東南咨訪未經西土茲因觀風閱武察吏安民不憚冰霜蒞止秦省稽前代之陵寢皆密邇於長安惟帝德在生民功存當代芳型昭著令譽長垂披覽簡編恒深緬想遣耑官而展祭列俎豆以將誠靈其鑑知來歆來格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出治建極綏猷莫不澤被生民仁周寰宇朕躬膺寶歷仰紹前徽夙夜孜孜不遑暇逸茲御極五十餘年適當

六旬初屆所幸四方寧謐百姓又和稼穡歲登風雨時若維庶  
微之協應爰奉祀之虔修特遣專官式循舊典冀益贊雍熙之  
運尚永貽仁壽之休俯鑒精誠用述畝格

康熙五十八年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受天景命建極綏猷垂萬世之經常備一朝之典禮  
朕欽承帝祉臨御九圍夙夜維寅敬將祀典茲以

皇妣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禮成特遣專官代將牲帛用展茲芬之敬率昭禋祀之虔  
仰冀明靈尚其歆享

雍正元年二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出治建極綏猷莫不澤被生民仁周海宇惟我  
皇考峻德鴻勳媲美前古顯謨承烈垂裕後昆朕以眇躬積膺

大寶當茲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儀特遣耑官虔申昭告惟冀  
時和歲稔物阜民安淳風彌洽乎寰區厚德常敷于率土尚其

歆格鑑此精誠

雍正二年正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立極表正萬邦愷澤遍于寰區仁風及于奕禩  
朕丕承大統遠契靈徽茲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宏運文武膺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  
帝主配享

圓丘禮成特遣耑官虔申昭告惟冀永贊修和之治益昭安阜  
之休鑒此精誠尚其歆格

乾隆元年正月祭昭陵制

禮典與祀光俎豆于前徹心切景行薦馨香于往哲維唐太宗

繼天建極撫世誠民豐功耀于簡編峻烈昭垂于宇宙溯典  
型于在昔稟法監之清存朕以藐躬繼登大寶屬膺圖之伊始  
宜展祀以告虔特遣專官祇遵彝典茲芬在列備三獻之隆儀  
運爽式憑仰千秋之明德尚其歆格永錫鴻禧謹告

乾隆二年八月祭昭陵制

自古帝王繼天出治建極綏猷德澤洽于萬方軌範昭于奕世  
朕纂承鴻緒景仰前徽茲于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  
帝主配享

圓丘禮成特遣耑官虔申昭告惟冀永佑雍熙之盛益昭安阜  
之隆庶鑒精誠尚其歆格

乾隆十四年七月祭昭陵制

惟帝王繼天立極撫世綏猷敬孝莫先于事親治內必兼于安  
外典型在望緬懷至德要道之隆景慕維殷心希武烈文謨之

盛茲以邊徼收軍中宮攝位

慈寧晉號慶洽神人敬遣耑官用申殷薦仰惟歆格永錫鴻禧

乾隆十七年

皇太后六旬萬壽遣太常寺少卿涂逢震致祭

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大功告成遣太常寺卿熊學鵬致祭

乾隆二十四年西師克捷回部蕩平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赫

慶致祭

乾隆二十七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遣宗人府府丞儲麟此致祭

乾隆三十七年